

<<天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浴>>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1964

10位ISBN编号：7561341962

出版时间：2008-05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严歌苓

页数：全8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白蛇》：川剧里有关于白蛇和青蛇关系的更丰富的叙述，青蛇本是男儿身，因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

严歌苓的小说《白蛇》借用了这个暗示，时代的大背景是“文革”，少女徐群珊扮成男子去勾引扮演白蛇的川剧女演员孙丽坤……孙丽坤恍恍惚惚地回想着她演过的戏：“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

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

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

……”小说的后面，徐群珊变回了女儿身，天地荒荒，从前的事哪儿还记得？

这是倒过来写的《白蛇传》，世间的女子，有的做人，有的做妖，有的本来是妖，中途却跑去做了人，也有的妖想要做人而不得——那是李碧华的《青蛇》，写世间那些“低语，传情，雷霆电闪般的恋爱”，背叛二字，是所有男女关系的注脚。

爱情，拼到最后都是荒凉。

《少女小渔》：严歌苓的作品，一言以蔽之，是“盖了帽”了。

……严歌苓是个不可思议的作家，她的作品细腻、华美、机智而深沉。

严的故事描述了人的剧烈痛苦，神秘而难解的荒谬，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与渴望。

……严歌苓作品的核心，是对人性的最终理解——那种不受社会构贺所控制的人之天性。

据说从下午三点到四点，火车站走出的女人们都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胀人脑子。

还据说下午四点到五点，走出的就是彻底不同的女人们了。

她们多是长袜子、高跟鞋，色开始败的浓妆下，表情仍矜持，走相也都婀娜，大大小小的屁股在窄裙子里滚得溜圆。

前一拨女人是各个工厂放出来的，后一拨是从写字楼走下来的。

悉尼的人就这么叫：“女工”、“写字楼小姐”。

其实前者不比后者活得不好。

好或不好，在悉尼这个把人活简单活愚的都市，就是赚头多少。

女工赚的比写字楼小姐多，也不必在衣裙鞋袜上换景，钱都可以吃了，住了，积起来买大东西。

此方，女工从不戴假首饰，都是真金真钻真翠，人没近，身上就有光色朝你尖叫。

还有，回家洗个澡，蜕皮一样换掉衣服，等写字楼小姐们仍是一身装一脸妆走出车站票门，女工们已重新做人了。

她们这时都换了宽松的家常衣裳——在那种衣裳里的身子比光着还少拘束——到市场拾剩来了。

一天卖到这时，市场总有几样菜果或肉不能再往下剩，廉价到了几乎实现“共产主义”。

这样女工又比写字楼小姐多一利少一弊：她们扫走了全部便宜，什么也不给“她们”剩。

不过女人们还是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穿高跟鞋、小窄裙，画面目全非的妆。

戴假首饰也罢，买不上便宜菜也罢。

小渔就这样站在火车站，身边搁了两只塑料包，塞满几荤几素却仅花掉她几块钱。

还有一些和她装束差不多的女人，都在买好菜后顺便来迎迎丈夫。

小渔丈夫其实不是她丈夫（这话怎么这样难讲清？

）和她去过证婚处的六十七岁的男人跟她什么关系也没有。

她跟老人能有什么关系呢？

就他？

老糟了、肚皮叠着像梯田的老意大利人？

小渔才二十二岁，能让丈夫大出半个世纪去吗？

这当然是移民局熟透的那种骗局。

小渔花钱，老头卖人格，他俩合伙糊弄反正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大家都这么干，移民局雇不起那么多劳力去跟踪每对男女。

<<天浴>>

在这个国家别说小女人嫁老男人，就是小女人去嫁老女人，政府也恭喜。

又一批乘客出来了，小渔脖子往上引了引。

她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到丰硕得沉甸甸了。

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耐劳，但少脑筋。

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

不然她怎么十七岁就做了护士？

在大陆——现在她也习惯管祖国叫 [大陆 ”，她护理没人想管的那些人，他们都在死前说她长了颗好心眼。

她出国，人说：好报应啊，人家为出国都要自杀或杀人啦，小渔出门乘凉一样就出了国。

小渔见他走出来，马上笑了。

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

他叫江伟，十年前赢过全国蛙泳冠军，现在还亮得出一具漂亮的田鸡肉。

认识小渔时他正要出国，这朋友那朋友从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为他饯行。

都说：以后混出半个洋人来别忘了拉扯拉扯咱哥儿们。

小渔是被人带去的，和谁也不熟，但谁邀她跳舞她都跳。

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

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她笑笑，也认了。

江伟又近一步，她抬起脸问：“你干嘛呀？”

”好像就她一个不懂男人都有无聊混蛋的时候。

问了她名字工作什么的，他邀她周末出去玩。

本套书还包括：《第九个寡妇》《吴川是个黄女孩》《无出路咖啡馆》《雌性的草地》《谁家有女初长成》《天浴》。

<<天浴>>

作者简介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出生于上海，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

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中《天浴》由陈

<<天浴>>

书籍目录

白蛇第九个寡妇少女小渔吴川是个黄女孩无出路咖啡馆雌性的草地谁家有女初长成天浴

<<天浴>>

章节摘录

云摸到草尖尖。
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
一波拱一波的。

文秀坐在坡坡上，看跑下坡的老金。
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跟着来到牧点上一看，帐篷只有一项，她得跟老金搭伙住。场部人事先讲给文秀：对老金只管放心，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几十年前这一带兴打冤家，对头那一伙捉住了十八岁的老金，在他腿裆问来了一刀，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跟过老金放马的女知青前后有六七个，没哪个怀过老金的驹子。打冤家那一记剐干净了老金。

文秀仍是仇恨老金。
不是老金拣上她，她就伙着几百知青留在奶粉加工厂了。她问过老金为啥抬举她来放马，老金说：“你脸长。”文秀不是丑人，在成都中学就不是。矮瘦一点，身体像个黄蜂，两手往她腰部一卡，她就两截了，上马下马，老金就张着两手赶上来，说：“来喽！”一手托文秀屁股，一手掀她胳肢窝，把她抱起。文秀觉出老金两只手真心想去做什么。到马场没多久，几个人在她身上摸过，都是学上马下马的时候。过后文秀自己也悄悄摸一下，好像自己这一来，东西便还了原。场部放露天电影，放映完，发电机一停，不下十个女知青欢叫：“老子日你先人！”“那都是被摸了的。”几千支手电筒这时一同擦亮，光柱子捅在黑天空里，如同乱竖的干戈。那是男人们得逞了。

跟老金出牧，就没得电影看了。
要看就得搂紧老金的腰，同骑一匹马跑二三十里。
文秀最不要搂老金的腰，没得电影就没得电影。
坡下是条小浅河，老金把牛皮口袋捺紧在河底，才汲得起水。
文秀天天叫身上痒，老金说总有法子给她个澡洗洗。
她听见老金边汲水边唱歌。
知道是专唱给她听的。
老金歌唱得一流，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
歌有时像马哭，有时像羊笑，听得文秀打直身体倒在草里，一骨碌顺坡滚下去。
她觉得老金是唱他自己的心事和梦。

老金唱着已跑得很跟前了，已嗅得到他一身马气。
老金对她笑笑。
他胡子都荒完了，有空他会坐在那里摸着拔着。
她睁开一只眼看他：“唉老金，咋不唱了？”
“老金说：“不唱了，要做活路。”
“唱得好要得！”
“她说。

是真话。
有时她恨起来：恨跟老金同放马，同住一个帐篷，她就巴望老金死、歌别死。
实在不死，她就走；老金别跟她走，光歌跟她走。
“不唱喽。”

<<天浴>>

“老金又腼腆地笑了。

文秀讨厌他当门那颗金牙，好好一个笑给它坏了事。

不是它老金也不那么凶神恶煞。

老金叫金什么什么，四个字。

要有一伙藏人在跟前，你把这名字唤一声，总有十个转头应你。

文秀不记它，老金老金，大家方便。

老金有四十岁，看着不止。

藏族不记生日，搞不好只有三十岁，也搞不好有五十了。

老金不像这场子里其他老职工都置几件财产；老金手表也没有，钢笔也没有，家当就是一颗金牙。

还是他妈死时留下的。

她叫老金一定把它敲下来，一死就敲，别给天葬师敲了去。

老金找刀匠镶金牙。

刀匠什么都能往刀上镶，也就按镶刀的法子把牙给镶上了。

盛水的牛皮口袋套在马背上，老金轻轻拍着马屁股蛋，马把水驮上了坡。

马吃圆的肚子歪到左边又歪到右边，老金跟着步子，两个粗壮的肩头也一下斜这边，一下斜那边。

不听老金的故事，哪里也看不出老金比别的男人少什么。

尤其老金甩绳子套马的时候，整个人跟着绳悠成一根弧线，马再拉直腿跑，好了得。

没见这方圆几百里的马场哪个男人有这么凶的一手。

老金把两大口袋水倒进才挖的长形坑里。

坑浅了点，不然能埋口棺材。

坑里垫了黑塑料布，是装马料豆的口袋拆成的。

文秀人朝坡下坐着，头转向老金。

看一阵问：“做啥子嘛？”

“老金说：“看嘛。”

“他一扯衬衫，背上的那块浸了汗，再给太阳烘干，如同一张贴死的膏药，揭得“吱

啦”一声，青烟也冒起了。

口袋水倒干，池子里水涨上来。

有大半池子。

文秀头也转酸了地看。

又问：“做啥子嘛？”

“老金说：“莫急嘛。”

“这是低低的吼。

每回上下马，文秀不想老金抱，老金就微露金牙对她这样一吼。

它含有与老金庞大的身躯、宽阔的草原脸彻底不对路的娇嗔。

还有种牲畜般的温存。

文秀向坡下的马群望着。

老金在她近旁坐下，掏出烟叶子，搓了一杆肥大的烟卷，叼到嘴上，一遍一遍点它。

文秀听火柴划动，火柴断了。

她眯眯眼“活该”地看老金笑。

十来根火柴才点着那土炮一样斜出来的烟卷。

大太阳里看不见烟头上的火，也看不见什么烟，只见一丝丝影子缭绕在老金脸上。

再就是烟臭。

随着烟被烧短下去，臭浓上来。

那口池子也升起烟。

烟里头，透明的空气变得弯弯曲曲。

太阳给黑塑胶吸到水里，水便热了。

都不到老金一杆烟工夫。

<<天浴>>

文秀摸摸水，叫起来：“烫了！”

“洗得了。”

老金说。

“你呢？”

老金说：“洗得了。”

过会就烫得要不得了。

老金是不洗的。

文秀给老金一抱，就晓得这是个从来不洗的人。

“我要脱了哟。”

文秀说。

老金说：“脱嘛。”

说着把眼瞪着她。

文秀指指山下的马群：“你去打马，那几匹闹麻了。”

老金有点委屈，慢慢地转脸：“我不看你。”

文秀往地下一蹲：“那我不洗了。”

老金不动。

她不舍得不洗，她顶喜欢洗。

头一个晚上，她舀一小盆水，搁在自己铺前，吹熄了灯，刚解下裤子，就听老金那头的铺草嗦嗦一阵急响。

她骑着那盆水蹲下，小心用毛巾蘸水，尽量不发出声响。

老金那边却死静下来，她感到老金耳朵眼里的毛都竖着。

“洗呀？”

老金终于说，以一种很体己的声调。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